

看世界

□ 刘畅

集装箱里的全球化

对于“没有集装箱,世界将会怎样”这一问题,有专家曾给出回答:集装箱改变了航运的规律,也改变了全球的贸易流通。如果没有集装箱,那么全球化或许会来得晚一些。

今天,我们身边的商品可以来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在超市或商场,不仅可以看到印度的坚果、埃塞俄比亚的咖啡,还有德国的啤酒、法国的芝士等,只要叫得出名字的商品几乎都能找到。

每时每刻,数以亿计的货物在全球范围内运输,我们称之为“全球化”。但你知道吗,除了海路、铁路、公路运输这些重要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外,全球化还有一个重要“推手”——集装箱。就是这普遍为8英尺(2.44米)宽、8.6英尺(2.6米)高、40英尺(12.19米)长或20英尺(6.09米)长的板箱,使货物在全世界范围内快速、低成本流通成为可能。

集装箱对全球贸易有多重要?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

据统计,新冠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三季度开始,集装箱空箱供应出现全球性短缺,各大航运公司舱位均呈现不足态势,中欧航线订舱要提前两周左右,中美航线更是出现了舱位售罄的紧张局面。空箱供应和运力不足直接导致集装箱费用快速上涨,中国运往俄罗斯的集装箱价格从常规的2000美元至3000美元,一路上涨至18000美元,暴涨了5倍至8倍。

至2021年,北美洲和欧洲的部分港口愈发拥堵,船到港后无法卸箱,导致集装箱无法周转。此外,部分国际港口的实际吞吐能力不能处理过多集装箱,导致很多集装箱滞留在港口,造成集装箱要么是在海上“漂”着,要么就是在港口“堆”着的局面,集装箱市场陷入“一箱难求”的困境,全球贸易也一度面临瘫痪。

如今,随着疫情的缓解和全球经济逐渐回暖,集装箱国际运输市场最混乱的日子已经过去,如今集装箱行业回归平稳期,全球贸易也呈复苏态势。

一个个箱子牵动的是世界贸易,那集装箱究竟是何时出现,何时被成熟应用,又是何时变得如此重要的?

资料记载,集装箱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1795年,英国已经开始利用木质箱体运送煤炭,并由四轮马车转至船上,这也许就是集装箱运输的雏形。1801年,英国詹姆斯·安德森博士率先提出将货物装进集装箱运输的想法。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近代工业文明对原材料及商品的运输需求远超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改良运输工具的需求开始迫切起来。

铁路的出现与发展,为集装箱真正应用提供了契机。1804年,英国工程师理查·特里维西克制造

了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史蒂芬逊父子则成功推动了铁路实用化和商业化的进程。自此,铁路作为一种新兴的运输方式逐渐成为大规模陆路运输的主体。1845年,英国铁路曾使用载货车厢互相交换的方式,其本质是将车厢视为集装箱,使集装箱运输的思想得到初步应用。1853年,美国铁路企业开始进行集装箱运输,但由于各部门使用的箱子型号不同,未能大范围推广。1928年,欧洲各大铁路公司签订集装箱运输和交换协议,开始大规模实行集装箱铁路运输,集装箱作为一种运输工具逐步推广开来。

1933年,国际商会(ICC)在巴黎成立国际集装箱局(B.I.C.),以促进国际“多式联运”(多种运输工具复合联运)的发展与实践。

尽管如此,集装箱的潜在价值仍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直到一个名叫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的人出现。

1913年,麦克莱恩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东南部的小镇麦克斯顿。1934年,他发现了运输业的商机,成立了一家卡车运输公司。经过近20年的悉心经营,到1954年,麦克莱恩的卡车运输公司已成为全美最大卡车运输企业之一。

麦克莱恩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优化运输方式,使运输价格变得更低,更有市场竞争力。1953年,囿于日益拥堵的高速公路交通状况与近海航运公司的竞争压力,麦克莱恩开始考虑新的运输方案。原本的方案是先将挂车装上货轮,沿海岸运送至目的地附近的港口后,再由卡车送达最终目的地,这样做不仅装卸作业效率更高,而且运价水平更低,还可以避开拥堵的公路交通。但很快,他便发现这种方案无法充分利用货船上的空间,于是,新方案决定,仅装载集装箱,不搭载挂车底盘。

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集装箱运输出现了。

1956年4月26日,载有58只集装箱的“理想X号”货船从纽瓦克港启航,驶向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港,世界海运由此进入了集装箱运输时代。经事后测算,“理想X号”的装船成本仅为每吨15.8美分,而当时普遍采用的人工装船成本为每吨5.83美元,后者是前者的36倍。麦克莱恩用事实证明了集装箱的经济优势。

麦克莱恩后来也被世人誉为“现代集装箱之父”,这不仅因为他促使现

代集装箱运输成为现实,更重要的是他对集装箱运输模式的系统革新。

尽管优势明显,但集装箱运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首先,模式切换的成本代价。为了适应新的货物处理方法,港口、货轮、装卸设备、仓储设施,相关运输方式及人员都需要做出改变,大量细节性问题需要解决。例如,集装箱在货船上如何固定和摆放才能适应海运环境,集装箱要造多大才易于装卸并有利于充分利用空间、港口的起重机是否能吊起大型货柜等等。

其次,运输行业管理限制。20世纪初,美国运输管理政策更关注市场的稳定,因此在市场资格准入、运输费率等方面采取了严格管制。这种做法不仅抑制了市场活力,更阻碍了以集装箱为代表的多式联运新模式的发展。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麦克莱恩在开展集装箱运输实验的初期,为了获得进入航运市场的资格,不得不卖掉原有的卡车公司,因为当时的行业管理部门不支持卡车公司拥有轮船。

再次,码头工人和工会的抵制。高效率的集装箱运输所带来的必然是高度自动化,这显然对港口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作业模式产生了冲击,引起大量担心失业的码头工人的反对。

此外,集装箱标准化也是绕不过去的问题。集装箱标准化是最大限度降低货物运输总成本的内在要求,但不同企业、不同运输方式、不同国家及地区对集装箱规格的需求各不相同。宽度、高度、长度、重量、结构等事项都经过了

反复的讨论。

经过不断探索和发展,196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标准集装箱尺寸,即20英尺和40英尺。这种标准尺寸的集装箱可以在不同的运输模式中使用,如海运、火车运输和卡车运输。1961年4月,美国通过投票率先确定了国内的集装箱标准。1964年,这一标准方案被ISO正式采纳。真正意义的国际集装箱航运终于成为现实。

集装箱运输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集装箱广泛应用之前,货物的远距离运输代价十分高昂,随着集装箱运输的推广和应用,货运成本直线下降。商品、技术、人员、服务等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加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

如今,集装箱运输已遍及全球,发达国家间杂货运输的集装箱化程度已达80%以上。2022年,由中国制造的全球最大集装箱船签字交付,可一次装载多达24000个标准集装箱,大约是麦克莱恩最开始试验的400倍,几乎达到重要贸易线路航行能力的极限。这艘箱船不仅带货能力超强,而且节能低碳性能也十分突出,与传统燃油的23000TEU集装箱船相比,不仅装箱量更大,而且航行期间可减少约38吨/天的二氧化碳排放。

对于“没有集装箱,世界将会怎样”这一问题,有专家曾给出回答:集装箱改变了航运的规律,也改变了全球的贸易流通。如果没有集装箱,那么全球化或许会来得晚一些。



书展“捎话”

李学华

当一部部闪烁着思想、智慧、情感的文学作品走进阿拉伯世界,书籍本身就变成了一个“捎话人”,向阿拉伯读者讲述着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引发共振与共鸣。

在不久前举办的第32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中国作家刘亮程作品《捎话》阿语版新书首发。从新疆千里迢迢赶来参加仪式的作者表示,“捎话本身就意味着沟通”“小说家是捎话人,小说也是捎话艺术”。

其实,书展又何尝不是呢!作为西亚北非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书展之一,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创办于1991年。经过30余年的发展,该书展已经成为人文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成为各国人民彼此了解、认识的重要渠道。

今年是中国出版界参加阿布扎比书展20周年。由14家出版单位组成的中国出版代表团,携736种精品图书线下参展。

20年来,双方出版机构互学互鉴、共享共赢。仅就本届书展来看,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了阿拉伯语版《跟我学汉语》《快乐汉语》《你好,中国》等中文教材以及多部阿语版中国经典著作,与阿拉伯地区出版社版权合作近40项,内容涵盖语言文学、经济、医学、科技、传统文化等多个方面,成果丰硕。北京出版集团与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出版机构建立起长期合作,包括与阿联酋哈马利尔出版集团合作

推出了阿语版的《会饮记》和《西海固笔记》,与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等国出版机构合作推出了阿语版“北大红楼丛书”等精品佳作,去年还与阿拉伯文学出版中心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曾参与“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翻译出版的阿语版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你好,中国》等产品得到受众的喜爱。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则重点打造“文名国际”版权贸易服务平台,旨在为国际出版界提供简单、高效、智能的版权贸易服务。

“我小时候就听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好朋友。后来我从事出版行业,一直把精力投入引进中国图书到阿尔及利亚来。现在,阿尔及利亚出现了中文热,凡是来过阿尔及利亚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国文化受欢迎的程度。阿尔及利亚人民渴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历史,更渴望了解现在的中国。”阿尔及利亚伊赫提拉福出版社社长阿西娅·穆萨表示,自己迫切希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经验介绍给阿读者,“这些有着不可想象的吸引力”。中国的儿童读物也非常受阿尔及利亚小朋友的欢迎,这些图书中蕴含着大量智慧与哲理。“这说明,中国文化与阿拉伯文化有很多相似之处。”

阿拉伯出版商协会秘书长巴沙尔·沙巴鲁表示:“中阿出版交流不

断加深,我本人也多次去北京参加书展,与很多中国出版商签署了协议。阿拉伯出版界支持一切有利于中阿文化交流的建设性合作,对中国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持包容开放态度。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未来需要进行更多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增进了解。”

“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国家非常受欢迎。”埃及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总裁艾哈迈德·赛义德表示,阿拉伯国家现在普遍兴起了中文热,中文教材很受欢迎,每个阿拉伯国家都有中文系、中文学校,仅阿联酋就有200所中文学校。现在,中国文学作品在阿拉伯国家特别受欢迎,尤其是余华、徐则臣、刘震云、曹文轩等作家的作品都在阿拉伯国家加印过。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经济和中国发展的图书也很受欢迎。

埃及知名汉学家叶海亚·穆赫塔尔也持类似观点。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8年,获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他说,现在喜欢看外国文学作品的阿拉伯年轻人越来越多,他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有的已经加印了好几次。那些反映青年人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打工,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打拼的作品,很容易引起阿拉伯青年人的共鸣。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都是东方国家,这些作品中蕴含的东方智慧、东方哲学,阿拉伯人读

起来一点也不觉得陌生,很容易有认同感。

本届书展期间,科幻作品成为最大亮点,《流浪地球》《群星》《固体海洋》等中国畅销科幻作品以及《中国科幻口述史》等研究类作品引起广泛关注。

“在以前的印象中,科幻作品多来自西方。现在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阿拉伯作家在吸收西方作品的同时,也积极创作自己的作品。埃及还专门设立了科幻文学作品奖,鼓励作家创作更多更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埃及著名作家塔里克·依马木说。

阿拉伯出版发行公司总经理谢里夫·巴克对科幻作品国际交流寄予厚望。他表示,阿拉伯科幻文学正在起步,希望未来能够出现更多好作品,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他同时希望引进更多中国科幻作品,让阿拉伯读者更多地与中国优秀作品激荡出创新的火花。

无数佳作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阻隔相聚在一起形成思想的碰撞,无数业界人士与文化爱好者远赴他乡只为交流合作。作为文明的“捎话人”,时代的“捎话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在努力迈向同一个世界。带着渴望了解与被了解的愿望,秉持理解乃至欣赏的态度,我们有理由期待,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将成为善听、善观、善思的平台,书写更多互学互鉴的佳话。

本版编辑 韩叙美 编高妍
来稿邮箱 gjb@jirbs.cn